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内涵、 价值与实践路径*

海 路 杨 柄

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体现出人们对历史做出兼顾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解释。树立科学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是指通过特定的历史教育活动,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科学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认知和中华民族历史评价,培育受教育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自觉。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包括中华民族历史认知教育、中华民族历史情感教育和中华民族历史自信教育三个方面。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规范引领下,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包含培育具有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认知的个人意志、涵养具有科学的中华民族历史态度的集体记忆、提升具有高度的中华民族历史自信的文化底气的重要价值。以“认知—情感—意志”的心理建构过程逻辑为依据,从强化中华民族历史认知、丰富中华民族历史情感、增进中华民族历史自信三个相互衔接、依次递进的层面,开展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 历史认知 历史情感 历史自信

作者海路,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民族教育研究》编辑部主任。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杨柄,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地址:昆明市,邮编650500。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①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弘扬科学正确的历史观具有推动个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历史观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我们的历史观所涉及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问题”。^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③ 目前,学界对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研究聚焦于对传统的“大一统”国家观与近现代民族国家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之间的关系机理与内在逻辑的探究。如严庆、苍铭等认为,传统的“大一统”国家观是中华民族共同

* 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2022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滚动支持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民族地区中小学课程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0MDZL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唐)刘知几:《史通》卷十一。

② 李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10期。

③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

体意识的思想基础,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①段超等则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传统的“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再到“天下一家”的观念的演变密不可分。^②总体来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的相关学者基本认可中华民族历史观实质上是一种整体历史观。^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无论是从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共生性出发,还是着眼于克服内外部一些不良意识形态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需要,都有必要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从而正确地认识、评价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更好地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历史观教育研究方面,既有从继承历史传统的视角切入分析历史观教育的经验与启示,^④也有从培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需求出发论述加强历史观教育的必要性,^⑤且研究者多关注到学校教育在历史观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但总体来看,对于如何在学校教育中培育与塑造受教育者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则少有探讨,而对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更为缺乏。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这一研究主题凸显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将对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内涵、价值与实践路径进行系统探讨。

一、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内涵

历史观是指人们关于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在对历史现象进行分析时形成的一种社会意识,体现出人们对历史做出兼顾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解释。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⑥同时,马克思也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⑦从本质上看,社会历史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因此,基于客观的社会历史活动之于人的主观认知而形成的历史观也就具有了实践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性双重属性,并受到社会背景、文化传统、个人立场等主客观因素制约,进而影响着个人与社会的历史认知、价值评判与社会实践。人们无法选择历史,但是可以左右对历史的看法。历史观为理解与评价社会历史问题提供合理性价值尺度,并为设定社会发展愿景提供合理性价值引领。但历史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其在个人意识之中并非天然具备的,而是经由后天培育形成的。因此,教育自然成为形塑与传播科学正确的历史观的主要方式之一。历史观教育通过特定的历史教育活动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科学正确的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影响着受教育者的观念与行为。

① 严庆、平维彬:《“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苍铭、张宏超:《从历史观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② 段超、高元武:《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史考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③ 石硕:《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④ 钟澳、戴钢书:《中国传统历史观教育的经验及其启示》,《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年第10期。

⑤ 李松林、王秀刚:《简论加强大学生历史观教育》,《思想教育研究》2012年第6期。

⑥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

历史是认同的起点,而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民族被想象成一个在历史中延绵,其成员自然有其独特特征的共同体”。^① 费孝通指出,“民族概念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②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拥有共同历史叙事、共同历史记忆和共同历史命运的历史共同体,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以团结统一为标志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话语中,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对民族认同“历史化”的认识与理解。^③ 因而,如何形成对民族认识与理解的共识便成为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正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指出,“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根本无法存在”。^④ 塑造共同的社会信仰,让人们对历史经验的领悟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催生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历史观教育的本质要求。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主要由国家通过其主导政治思想的传播,以使中华民族历史观牢牢扎根在人们的观念中,从而增强受教育者基于历史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⑤ 因此,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是指通过特定的历史教育活动,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科学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认知与中华民族历史评价,培育受教育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自觉。相对于其他教育形式,学校教育因其更具组织性、计划性、规范性等特点,成为向受教育者展示与传递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场域,其对受教育者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引导、培育与塑造更为全面、系统、深刻。所以,开展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着力点和主要载体应是学校教育。

此外,由于社会历史实践的主客观交互性,以及受主观活动影响而客观存在的利益渗透性和价值渗透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历史观既包括关于中华民族历史的科学认识,也包括关于中华民族历史的价值取向。^⑥ 中华民族历史的科学认知关涉中华民族客观、正确的历史事实的合规律性呈现,而其价值取向则是在中华民族历史认知基础上做出符合历史发展需求的合目的性表达。中华民族历史观的价值取向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层次的、稳定的意识立场。价值作为客观符合主观的程度性术语,揭示着中华民族历史观包含着情感与意志的能动属性。青觉等指出,以民族认同为根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认知体验、价值信念、行为意愿等要素,^⑦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在“认知—情感—意志”的序列中完成“生成基质—生成导引—生成指向”的建构过程。^⑧ 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培育也需遵循“外在知识内化—认知转化成为情感—情感升华生成深层意志—意志向行为外化”的心理建构过程。因此,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认知、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情感、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自信是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核心要义。

基于此,从外延上看,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可分为中华民族历史认知教育、中华民族历史情感教育与中华民族历史自信教育三个部分。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环环相扣。

① [英]戴维·米勒著、刘曙辉译:《论民族性》,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② 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费孝通全集》(第14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③ [美]安德森著、吴叡人译:《认同的重量:〈想象共同体〉导读》,《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④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24页。

⑤ 徐杰舜、徐桂兰:《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现状考察与对策》,《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⑥ 陈新夏:《历史观的价值维度及其与认识维度的关系》,《哲学研究》2021年第4期。

⑦ 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

⑧ 于波、王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灵魂》,《河海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第一,中华民族历史认知教育重在通过使受教育者了解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事实,形塑其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① 共同体集体记忆形成的前提在于撷取具有共同性、延续性的历史知识。认知是人们获取知识与运用知识的过程,是心理过程的基础层,其他心理活动在此基础上生发,其所要解决的是将外在知识初步内化的命题。中华民族历史认知教育侧重于使受教育者了解、识记、巩固作为外部事实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知识,在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中属于基础性阶段。

第二,中华民族历史情感教育基于受教育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事实的认识,通过特定的情境体验,促使受教育者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同情感。认知是人们认识、内化客观世界知识的过程,而情感则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感知与体会。认知是情感的基础,情感则是认知的延伸与升华。但“一个人获得了关于国家的知识,并不等于国家认同感的形成并一定能外化于行为,国家认同行为的持续表现需要个体积极、真实体验的强化”。^② 历史知识的获取并不意味着历史认同情感的自动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情感教育需要将受教育者原有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性的历史认知内容表象与一定的历史情境相匹配,从而培育受教育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主动、忠诚的历史认同情感。

第三,中华民族历史自信教育,即在中华民族历史情感教育的基础上形成受教育者高度的中华民族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培养受教育者主动参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能力与行为倾向。历史自信是一种对自身历史发展持肯定态度的心理状态,是促使历史情感走向更深层次并转化成为牢固意志的重要环节。“在中华民族历史教育中要把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凸显出来”,“找到中华民族的‘根’与‘魂’”。^③ 但历史意志的生成并不是中华民族历史自信教育的最终目的,在培育受教育者深层心理结构的精神信念基础上,实现其历史意志与现实行动的双向耦合互构,共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持久巩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长效发展,才是中华民族历史自信教育的最终指向。中华民族历史自信教育不仅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意志的生成,还要求受教育者以高度的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能动地参与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历史实践中。

二、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价值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作为一种以学校教育为主要载体的教育活动,兼具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其作用范围不仅限于促进个体发展,还在于服务社会需要。虽然个体是学校教育的直接受益者,但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才是学校教育的更广泛的价值取向。相对而言,因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作为主要关涉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其社会价值更为教育资源的供给者所关注。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通过培育受教育者具有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认知,在关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合规律性历史事实呈现以及合目的性的历史价值尺度规范下,形成共识性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进而提升受教育者的中华民族历史自信。因此,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应然价值预设自然地体现在受教育者自身以及社会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同与稳定发展诉求的理性观照上。

① 周大鸣、秦红增:《中国文化精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② 欧阳常青、苏德:《学校教育视阈中的国家认同教育》,《民族教育研究》2012年第5期。

③ 赵刚、蒲俊焯:《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概念、价值、内容与路径》,《民族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

(一) 培育以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认知为基础的个人意志

历史凝聚着民族的共同认知与情感期许,推动着民族共同体的共建、共享与共生。蕴含在历史之中的文化基因不仅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凝结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纽带。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民族成员,在共同的理想信念追求中,联结起民族与个人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看,教育内容是由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中累积的知识所组成的,因而教育也承担着民族历史文化与社会记忆传递的功能。由民族历史记忆到个人历史情感、历史意志的生成,实质上是个人通过对民族历史的认知与理解,从中获得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的过程,即个人的历史观、民族观、价值观的塑造过程。“历史精神中蕴含着民族群体的历史关怀,是促进个体基于当下的社会实践回应自身历史使命的精神种子”。^① 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意义只有通过社会意义的实现才能得以彰显。个体通过教育习得对民族历史的认知,是促成个体获得社会属性的重要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最终实现从“小我”到“大我”的身份转变。个体在教育过程中,通过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领会、理解、想象等的主观建构过程,将蕴含在外部的民族历史文化中的民族精神逐渐内化为其自身的人格品质,在民族历史文化涵养下发现自我、认识自我,不断充盈与丰富自我的精神世界,并指导自我参与民族的社会历史实践,将个体精神意志行为化,最终在参与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实现个体的历史价值。同时,民族历史文化与社会记忆也只有借由民族成员个体才能传承延续。个体在认知民族历史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实现着对民族精神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完成从“小我”到“大我”的身份体验及转变,在“自我”与“民族”的两处精神世界里证成自我、领悟认同。

无论何种教育,都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关注人的自身发展,尤其是人的精神意志的生成,而教育的其他功能的发挥也最终需要汇聚个体的生成来实现。“历史是民族精神教育的学科”。^② 民族社会历史实践的发展,要求教育要适应时代需求去增添新的内涵,赋予受教育者以适应在社会变革与发展中健康成长的精神力量。教育不仅要“培根”,更要“铸魂”。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要引导学生理解、认同、热爱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自觉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前,培养具有高度国家认同情感并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人才,是时代赋予教育的重要使命。因此,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首先要着眼于培育受教育者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认知,增强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服务。

培养受教育者形成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认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培养个人正确的民族历史认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但各民族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以及辽阔广袤的国土疆域,使得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具体历史文化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致使部分民族成员对自身民族历史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民族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上不够全面、客观。如何正确认识与理解由于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多元”与“一体”的层级关系,是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需要帮助受教育者领会的重要认知目标。二是培养个人正确的历史判断能力。有意义的历史认知与无意义的认知符号的区别由历史判断赋予。“只有通过价值判断,才能够使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发生密切的联系,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主动

^① 马晓华、郭元祥:《历史精神的教育意蕴及培育》,《教育研究与实验》2021年第6期。

^② 王仲孚:《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3期。

性、创造性”。^① 历史判断为历史认知与历史情感、意志与实践之间搭起一座转化的桥梁。如若缺乏历史判断,也就缺失了价值赋予的环节,个人在教育中所获得的民族历史认知就会成为一堆无意义的认知符号,也就无法与民族的社会历史实践产生同频共振的效果。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在培养受教育者形成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认知的基础上,还应以培养受教育者正确的历史判断能力为职责,使受教育者在对中华民族历史做出既有历史感又有时代感的正确价值判断的前提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 涵养以科学的中华民族历史态度为导向的集体记忆

由于主观能动性的影响,纵使面对客观的社会历史事实,人们对真实历史的认知与理解仍可能存在偏差。因此,社会历史观既有符合历史规律的一面,也存在扭曲真相的可能。从本质上看,历史虚无主义也属于历史观的一种,只是其中所蕴含的主观性大于客观性,从而滑向了谬误的深渊。在当前,对科学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历史虚无主义及其附随的民族虚无主义,其借助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正处急速变迁之际的缝隙,裹挟着哗众取宠的偏颇之见,重新在社会中弥漫开来。历史虚无主义以主观臆断和任意否定中华民族历史实践为切入点,歪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事实,试图从历史认知上遮蔽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哪里来”“何以成为”“去向何处”的真相,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错误认知具有歪曲事实和过度解读两种表现形式。前者表现如近些年受境外分裂势力影响而出现的“双泛”思想、企图分裂祖国统一的“台独”“港独”势力,它们试图否认国家神圣的领土主权,诋毁、歪曲自古以来各民族归属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大肆渲染民族分裂主义的谬论;后者表现为对某一民族历史地位的过分突出,通常以“两种民族主义”的形象出现,^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不利于我们民族间的团结,而且会造成我们各民族间的对立,甚至于分裂”。^③ 历史虚无主义通过“虚无”的思维方法来动摇历史所承载的中华民族共同信念,使得民族历史认知呈现出一种看似丰富多元实则杂乱无章的表象,企图从集体的历史记忆上瓦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造成中华民族历史认同的紊乱。思想意识领域一直是权力角逐的焦点,从历史观上正本清源是荡涤思想污浊、维护民族团结、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举措。

一定程度来说,由于社会历史的非线性和认知主体的多元性,历史观通常以各种形态的民族集体记忆方式流布于社会之中,而历史虚无主义则借助“反思历史”等虚假面目影响民族集体记忆的再生产或造成其传递过程中的失真。一些对民族集体记忆缺乏正确认知的个体可能在受到外在利益引诱或蛊惑的情况下,接受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念,进而做出危害民族与国家的行为。在历史观教育中注重权威、共识的民族集体记忆共识的培养,对于民族和国家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民族集体记忆的再生产是在追悟民族历史的过程中对集体记忆施加有目的、有计划影响的行为活动,是一种集体精神力量的建构过程。为了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往往需要共同权威的介入与主导。^④ “一定的社会记忆是一定的阶级利益在观念或理论上的反映”,^⑤因此,社会的集体记忆也总以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面目出现,即使是声张以促进个

① 于沛:《关于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② 张少春:《中国共产党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百年历程》,《民族研究》2021年第4期。

③ 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9页。

④ 谷佳媚、程含笑:《社会记忆的再生产向度:历史虚无主义的消解》,《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10期。

⑤ 孙德忠:《社会记忆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体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教育,实际上也暗含着社会主流对把控社会发展方向的期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论证社会再生产的实质时指出,人类发展到现代,社会再生产的秩序进入到依靠透明的怀柔软暴力而非传统的外在暴力手段才能维持,从意识形态上进行渗透与灌输,也就是主要通过教育的形式来实现,特别是学校教育。^①“教育系统通过制度自身的手段,生产并再生产它完成内部灌输功能所必需的条件,这些条件同时亦可满足它外部功能的需要,即再生产合法文化并因而促进权力关系的再生产”。^②教育和权力在维护治理秩序这一根本问题上互相扶持,而权力对于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者形象面世的学校教育具有决定性的主导作用。教育不仅以集体记忆重塑者的形象,而且还以集体记忆传播者的形象参与集体记忆的再生产,主要的方式即开展历史观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而这些教育形式多以隐性的方式存在。开展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是肃清历史虚无主义及夹杂在其中的民族分裂思想的有力手段。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应该也必须在国家权威的规范引导下有效整合复杂纷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并将科学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传播到受教育者的主观意识中,从而形成牢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社会力量根基,消弭由民族集体记忆模糊混乱等因素而导致的民族间的误解和隔阂,进而为实现更加巩固的民族团结关系和稳定良好的社会秩序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

(三)厚植以坚定的中华民族历史自信为内涵的文化底蕴

培养各民族成员形成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促进中华民族历史自信的生成与强化,是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重要使命。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是将外在的中华民族历史知识转化为带有一定感情色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途径,在推动中华民族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例如,范源濂等民国时期具有民族危亡意识的学人选择近代中华民族危机的历史事件,运用编撰历史教科书等手段,试图通过大众宣传与历史教育的方式唤起抵御外辱的中华民族国族意识。这虽是应时之举,实质上推动着民众自觉地生成中华民族意识。^③民族共同体中的历史观是共同体权威对历史记忆进行选择与重构的意识指导,其关照着民族共同体当下的延续性与合法性,为巩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凝聚力而服务。现实虽是历史的延续,却并不是历史的复演。历史观关注当下、服务当下,但并不意味着要照搬历史指导当下。如果单纯地将现实问题挂靠在历史脉络之上,发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喟叹,则是扭曲历史观功用的表现,是忽视历史与现实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理智的做法。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中从自在走向自觉,但不能因此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再需要加以培育即可自动生成。“任何试图以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的既成模式证成现代国族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尝试,都会被严酷的现实逻辑所粉碎”。^④因此,开展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塑造与生成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更是为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做思想意识层面的奠基,其作为教育活动所承载的根本职责在于培育受教育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更好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服务。

如果说以正本清源的历史态度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侵蚀是被动之举,那么,主动培育和建构符合历史规律与现实价值的科学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则是历史自信的

① 黄俊、董小玉:《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教育社会学解读》,《高教探索》2017年第12期。

② [法]P. 布尔迪厄、J. -C. 帕斯隆著,邢克超译:《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9页。

③ 马建标:《从“历史知识”到“历史记忆”:一战时期中国民族精英如何发挥历史的救亡功能》,《世界历史》2019年第6期。

④ 任剑涛:《“中华民族”叙事:国族证成中的古为今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底气彰显。树立科学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不仅有利于抵制敌对势力对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破坏,更重要的是要凭借历史的底气,以高度的自信姿态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历史中撷取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支撑。“历史记忆随着历史形态的流转而变化,在文化自觉的作用下,历史记忆流变能够始终指向自我认同”。^① 基于共同历史记忆的历史自信往往经由历史自觉确立起来,其实质即是对由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共同造就的历史文化的认知,并形成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附着在历史认知中的中华民族认同遗产由教育进行传递,历史文化自觉的意识唤醒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活动以历史积淀的知识学习为基础,但绝不局限于知识的习得。任何来自历史积淀的知识都内含意义系统,“具有促进人的情感发展、思想形成、精神发育、价值观提升的力量”。^②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通过引导受教育者在辩证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基础上,感悟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共同凝练出的民族精神内涵,从而在高度的中华民族历史自信中培养民族历史认同情感,形成激励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实践的坚定意志,有力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实践路径

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同由民族成员对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述事)的共同信念来凝聚,但历史观更注意的是留下这记忆的“历史心性”。^③ 历史观教育所要做的就是将历史事实进行教育知识化的再生产,将其中所蕴含的历史观传递给一定社会的人,形成历史认同的情感与意志,并激励一定社会历史实践的开展。作为以学校教育为主的教育活动,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包括学科教学、专题学习、德育渗透、课外实践等多种方式。本文从强化中华民族历史认知、丰富中华民族历史情感、增进中华民族历史自信三个方面构建学校场域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以“多元一体”为特征的中华民族历史认知

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经过各民族的流动、混杂、分合,形成“初级的统一体”,再逐渐串联在一起,形成“大一统格局”,因而“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④ 因此,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也应是具有层次性的。事实上,如同中华民族多层演进的历史形成进程,个体的历史记忆也需经由汲取集体共享的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线索,进而形塑整体的中华民族历史认知,这也符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与现实。麻国庆指出,“在一个区域里,每个个体和每个民族,必然存在多方面的记忆共享。这些记忆共享的形成,是他们特定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及社会环境所造就的”,“诸多区域的集体记忆,构成了现代中国的共同记忆。现代中国的共同记忆,也可以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⑤ 以“奠定地基、搭好梁柱、封牢屋顶”的构筑次序,形塑“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认知,为铸牢中华

① 宣朝庆、葛珊:《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人文杂志》2021年第12期。

② 姚林群、向野:《“教知识的符号”转向“教知识的意义”——兼论知识教学中情意目标的达成》,《中国教育学刊》2018年第7期。

③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④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⑤ 麻国庆:《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

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认知层面的坚实基础。

首先,大力挖掘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培育中华民族历史认知。历史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历史记忆的内容,中华民族历史认知教育应注重教材和相关教学资源开发,形成科学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教材以及教学资源体系。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教材及教学资源开发应秉持客观、科学、合理的态度,在充分参考已获广泛认可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重中华民族文明共同源头以及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内容编写,讲清各民族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讲好“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动人故事,大力挖掘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穿历史书写,与民族类、地方类历史文化教材和教学资源共同组成立体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教材和教学资源体系,从而为开展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提供有力支持。

其次,合理探寻与传递共享性的民族集体历史文化记忆,丰富地域性民族历史认知。在悠久历史与辽阔疆域等因素的影响下,经过数千年发展,中华民族内部基于逐渐形成的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海洋文化、山地文化等共享性的集体文化,并且由于经贸、婚姻、习俗等因素相互交融与叠加,在彼此的接触、碰撞与杂糅中,各民族间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进而形成了整体性的中华民族文化。这为理解“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因此,可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华民族内部共享性的民族集体历史文化资源,从而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内涵,充实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内容。此外,从现实来看,无论是多民族混居、杂居的地区,还是少数民族较为集中分布的区域,今天都不存在着单一民族独自聚居的现象。因此,民族历史文化课程的开发,也不应只选取个别民族的历史印记,而应充分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历史记忆,传递民族间共有共享的历史认知,引导受教育者确立整体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记忆。

最后,关注民族历史文化记忆,补充民族历史认知。一方面,民族地区应借助学校教育有计划、有目的的教育教学组织优势,关注民族历史文化印记,促进民族优秀历史文化进校园、进课堂。如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实验小学自1998年以来,逐步选取藏戏、锅庄舞、藏文书法等具有藏文化特色并与当代教育精神相通的内容作为校本课程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将藏文化资源整合于学校教育中,促进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①另一方面,民族历史记忆的传递应发挥家校耦合联动的作用。民族历史记忆的传递离不开家庭这一场域。一些以传统技艺形态呈现的独特民族历史记忆,在过去多以家传形式为主。民族地区的学校可通过设立家校文化委员会等形式,吸纳家长参与学校民族文化遗产的课程开发与教学改进,这不仅可以在学校教育的规范下实现民族历史文化规范、有序的传承与发展,还能弥补学校教育中民族文化遗产生活性、传统性的不足。

(二)增进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历史情感

在数千年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由自在到自觉的历史发展过程。^②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朝代更迭、制度变迁,逐渐凝聚;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在近代争取民族独立的近百年抗争与奋斗史中逐渐成形,并在现代各民族共同奋进的历程中逐渐走向更深层次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形态。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

^① 陈婷:《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实践探索——以拉萨市实验小学藏文化特色校本课程为例》,《民族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史足迹中凝聚了守望相助、求同存异、包容多样的共同体精神,蕴含着丰富、深厚的情感共鸣和情感认同。这种在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追求共同前途和命运的自觉认同意识,实际上与“五个认同”不谋而合。^① 中华民族历史情感教育应聚焦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凝聚起来的共同历史情感,不断增进“五个认同”意识。

首先,应以各民族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共同历史文化为重点,增进受教育者对中华文化的深层次认同。一是要重视基于“四个共同”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教育。在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中要让受教育者牢记“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这一中华民族上下数千年的血脉传承线索,形成对各民族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真挚情感。二是要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包括各民族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交融与创新。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除了采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的形式外,还可发挥环境育人作用,挖掘生活情境中的历史文化遗产,关注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盘活历史文化资源,在学校场域中营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活化、活动化场景,以生活化、实践化的方法引导受教育者感知和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其次,应以近代各民族共同反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经历为重点,增进受教育者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历史既是一部民族屈辱史、民族抗争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自觉形成史。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深刻国家危机,中华民族在共御外辱的过程中真正团结起来。中华民族近代史的教育,不仅要传达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感,还要展示出中华民族的团结奋斗精神,使受教育者真正体会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真情实感。^② 可依托近代各地、各民族参与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历史遗址和有关场所,建立中华民族体共同体教育基地,以具体真实的案例,激发受教育者对伟大祖国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情感。

最后,应以各民族在共同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历史征程中取得的成就为重点,增进受教育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伟大征程,是一部各民族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共同参与、共同拼搏、共同付出、共同进步的中华民族奋斗史。在当代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即是对国家政治的认同。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要讲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民族共同团结、共同奋斗、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故事,引导受教育者明白党的领导是各族人民的共同选择,引导受教育者学会全面、系统、辩证地看待党史,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党史,从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认同情感。

(三) 坚定以“三种精神”为根基的中华民族历史自信

历史自信根植于社会主体对民族、国家历史的正确认知、理性理解和科学审视,是民族、国家理性精神成熟的表现。它能促进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国家、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并对其未来

^① 郎维伟、陈琰、张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关系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② 王珍、向建华:《新时代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

发展前途充满信心。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体也能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对待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华民族历史自信是社会主体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充分肯定和价值确认,是主体对中华民族历史从认知到认同,再到尊重、信奉和坚守的过程。正是经历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正确理解和理性审视,各民族成员才能在对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进行价值确认的基础上,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灵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发展史所凝练出的中华民族精神、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提升中华民族历史自信的丰厚沃土。

首先,开展中华民族精神教育是培育中华民族历史自信的重要前提。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历史中培育凝结的优秀民族性格与崇高民族气质,是中华民族拥有悠久历史与辉煌文明的深层文化基因。其主要包括爱国主义、团结统一、贵和尚中、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崇德重义、科学民主等精神。^①中华民族精神犹如血肉,是中华民族历史自信的气质之源。弘扬在共同奋斗历程中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精神,可通过分阶段、分对象开展专题历史教育活动或将中华民族精神教育融入学科教学,以及通过德育渗透、实践活动等教育形式实施,如在语文教学、历史教学或团队活动、社会实践中融入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精神教育,从而增进受教育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解,涵养中华民族历史自信。

其次,开展革命精神教育是强化中华民族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各族人民在追求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在血与火的碰撞中,以及进步与落后的历史斗争中凝练出的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代表的先进意志。革命精神犹如筋骨,是中华民族历史自信的精神之钙。开展革命精神教育,需要深入挖掘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民族独立、赢得民族解放所体现出的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教师可利用“互联网+”技术等手段构建革命精神资源的网络共享平台,并通过带领学生走访革命老区重温老区精神、参观革命史迹了解革命史实、缅怀革命先烈、学习先烈事迹等形式,使学生在“知道”“明道”中反哺“信道”,从而促进受教育者自觉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砥砺前行。

最后,开展时代精神教育是提升中华民族历史自信的关键所在。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历史延续的时代表达。时代精神犹如灵魂,是中华民族历史自信的时代之光。随着时代发展,时代精神的内涵不断创新和丰富。在当下,时代精神主要体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等。时代人物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彰显,是树立在时代发展征途上的一座座丰碑。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时代精神教育,需要在社会上形成崇敬榜样、学习榜样、成为榜样的风气,使受教育者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历史实践。例如,通过在国家荣誉体系中常设“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模范人物”“中华民族先进模范人物”等国家荣誉称号,宣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而涌现出的榜样模范人物,书写当代中华各族优秀儿女的光荣史册,将榜样宣传和模范学习教育体系化、常态化、生活化,使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教育入眼入脑入心,形成激励中华各族儿女不断团结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四、结 语

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于数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母体中,形塑于近

^① 李宗桂:《中华民族精神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现代各民族团结抵抗外来侵略、反抗内部压迫的革命进程中,最终成型于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伟大实践中。伴随着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进程,基于民族关系的理解而对“中华民族为何”的历史观经历了从“华夷之辩”到“华夷一统”的传统“天下一统”的文化族类观,再到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观的转变。^①历史观虽是对过去历史事实的观照,但其不同于客观历史事实之处在于其具有对当下以及未来历史发展的价值评判和价值追求。尽管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实体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相较于辨明事实成其为事实,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关键所在。

中华民族历史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如若成为个体意识的一部分,就必然要在个体中实现从认知到认同的内化过程。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个体认知发展的过程,因而要遵循个体认知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从个体认知心理的发展来看,在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中,受教育者首要的是了解经过教育者进行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之后的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积累下来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民族历史记忆,继而在“认知—情感—意志”的认知心理发展链接序列中内化、生成个体对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正确情感和态度。基于此,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可从中华历史认知教育、中华民族历史情感教育、中华历史自信教育三方面构建实践路径框架,从而培育受教育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正确历史认知和深厚历史情感,进而以高度的历史自信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历史实践中。

教育的功能既有对个体本位的关怀,也有对社会需要的满足。从个体层面看,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旨在为各民族成员培育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认知、历史情感与历史意志,以历史理性指导、规范个人的行为实践;从社会层面看,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需要在全社会传递、传播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记忆和社会价值,形成科学历史观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从一种思想方式到另一种的历史变化并不是前一种的死亡,而是它的存活被结合到一种新的、包括它自己的观念的发展和批评在内的脉络之中”。^②从根本上看,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个体功用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历史观教育应以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作为其价值立场的首要目标。因此,即使是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个体功用,最终也要服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教育活动,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社会价值也需经由个体教育功能的实现来证成。

主观能动性是历史观的一大特征,而这一特征是可以被教育者所把握的和塑造的。当前,党的民族工作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的局势瞬息万变,也带来了如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等诸多现实挑战。面对新形势、新局面、新要求,开展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实质上是教育者牢牢掌握党的民族工作话语权的主动之举,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意义。

〔责任编辑 马 骏〕

^① 平维彬、严庆:《从文化族类观到国家民族观的嬗变——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② [美]柯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页。